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
夫暴君汚吏梟杙魏瑣之人賢妃淑女豔妻嬖妾與
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於載籍蓋不可
勝紀焉然歷世緜遠編脫簡亡其存而略可知者亦
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人列爲九等之序究極經
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
也銖分也不遺抑其書有所授與將亦奮私智而爲
之與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覲焉斯亦艱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百無幾焉揚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爲己任其爲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稱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予以謂爲此論者是特以名議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百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爲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極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擬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閔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終始之義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母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於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以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
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

宏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更新法度
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
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
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
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郡國有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歆之論博而當其是非安在幸詳明之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鉤則雖羿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大平其佐命之臣則有若蕭曹
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亦茲數人之力也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
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
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
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
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者兼有所事其施設
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
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有未盡與
主上銳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
謂善矣然抑兼并振窮乏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
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
陳之以俟采擇焉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
史氏謂深圖遠筭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稱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毫分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爲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爲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修廢務以保民爲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幸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
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
材爲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
信之道微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

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
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
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
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
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
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
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
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
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滄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劇而今歲爲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修明百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爲先務苟可以除民患者亦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邈然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人之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學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粹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

之事也承學之士宜其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贍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爲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姓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與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

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皆投甲徒裼以趨敵也馭舌之酋係頸束手爲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爲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爲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爲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于此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著于篇

太極亟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爲度其龠爲
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息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未備也獨何與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目錄論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賤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乎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爲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爲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爲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爲皆人臣之所當爲也爲人臣之所當爲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之所不當爲而爲之是過也豈足爲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爲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

用駢周公用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爲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則白牡商禮也夏商黑周駢則魯兼用也以是爲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爲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可爲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推鹽今北雖推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恥之俗爲急凡

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

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爲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歛散之法因爲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其利出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財用則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

明其法以爲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
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
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
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
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
萬民阜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
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
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賈買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
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
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
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
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
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
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
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
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

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變通天下之財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智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矧余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爲流俗小人不

悅艱難如此若非勇智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爲異論則舉朝爲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爲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智言之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則夫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

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蠹益甚是未及振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此乃欲斃其人而取其資以是爲振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予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誠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

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以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爲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

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各一職何害於理

魯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冢宰只掌邦治卽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曰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掌建邦之六

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爲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其有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

一六於理誠非宜曾子曰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有司
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
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爲周公所爲商人與三監畔
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
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
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
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拔能者
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爲者上
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
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
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
之也人情何爲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
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
時可爲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
之一有異已則指爲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
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紬絹差多而不知變轉
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
納見錢乃今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

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爲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爲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爲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爲稅然後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爲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爲患此乃上設法爲患非錢少

爲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辦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爲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爲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他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爲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爲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兩稅而不以錢少爲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爲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他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他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論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并又公私富實故爲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爲治余曰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相此相民兼并多民之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爲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安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爲培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爲欲民勤生節用不安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爲今法雖未有害

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典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

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為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管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甚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

以償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爲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爲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說他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爲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

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中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殺年老僉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一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爲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爲姦

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
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人臣爲姦
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爲人主
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
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
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
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
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
之氣不設於身體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

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竝用先王之政事
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
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上
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
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
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

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群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自知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也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爲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

是役使群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
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爲國不失於變詐失於
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
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乃謂其失不在
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爲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
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
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

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
竝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爲然從司
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
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
衆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
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手敕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
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爲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
戶今升下戶爲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

戶免役爲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
問則以爲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
矣然而設謗木詢蕩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
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僞利害者未之有也必
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後可以爲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
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
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爲社稷
臣則脩爲忠良否則脩不免爲附麗邪人故如脩輩
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

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
云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
使相誠爲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
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奸邪待以四凶詆誣
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
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
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

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
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繡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
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
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
上下臨制如束濕新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
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他虞
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
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
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爲盜賊皆
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既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

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吾民乎若以賦租可減
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
井田旣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文字
却奏請爲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
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
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
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
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
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

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禍庸非此言乎

余奏旣立結吳延征卽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卽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下

稍余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衆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爲夷狄所陷今來經略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盖有之矣爭城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爲証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細民爲官科買所困下爲兼并取息所困故自

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
自立法以來賤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
下爲其煩細以爲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
監酒一升亦法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
以爲非習見故也臣以爲酒稅如此不爲非義何則
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
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
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爲恥者細大並舉
乃爲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

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
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
也先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雖紂爲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沉
湎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營而日較其增
虧也推酤之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以謂烹弘羊
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
能遽已可也以爲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

官泉府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
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
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歛之此與賤丈夫登
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爲政體不亦謬乎
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受之有司有司不
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
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
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
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脞果何
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
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
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爲諸侯之孝
而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
故祁寒暑雨人以其爲怨而天不爲之變以爲非祁寒
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使鯀
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
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

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爲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賞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爲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

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者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也使後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爲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白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納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紬絹折納見錢

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體聚斂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爲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爲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爲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後催稅復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後方以枷棒催常平貨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

否今民間賒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後何由可斂旣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後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貨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貨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

况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爲恥若爲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爲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

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

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死亡者爲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此尤爲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

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爲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爲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爲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爲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爲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爲又有事誠可爲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爲者亦未可以

爲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禮
記以爲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
爲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爲功乃曰討
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此言果
何爲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
及此因一敗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咎將安歸
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
必勝而後已興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爲而
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
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
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
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
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
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
今乘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敘
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

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爲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爲不然臣蒙陛下知獎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爲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爲元帝爲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爲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爲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爲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字說論

空 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為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空洞 真空者離人焉空洞異於是特中無所

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爲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明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
以不同口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口其一口所能同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
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蓋五行皆資土而後成蓋土主於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皆爲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爲金銅亦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稗仁瑞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為信本稗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

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去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知興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

示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 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始物

歛仁氣以爲和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以爲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豆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爲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爲戈爲戲事則先王所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爲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錯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安作惟我所爲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用此說也其爲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息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苾莖藉 苾一炒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一非五故謂之莖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繆悠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一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

其率之為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况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從工器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爲質非特火革金爲紅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不知爲此者何
義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仍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雜著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
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脩容坐堂上夫婦
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墻有經時不見其
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

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無可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生子尚幼未能究其所由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邦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

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

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嘆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于博士楊公中立又爲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盖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旣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盖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

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

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竝駕云

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雞惡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特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既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子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

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之事畏天者之所爲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幸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乎不一二年即有覆車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恠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士之雄者耳而謂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爲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
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
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理何也夫隱
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

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特排口號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啣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
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
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
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
不墜威望有加相忘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
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恭惟經略待制儒席至珍
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
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代於瓜時豈惟聞望
之隆茲寔衣冠之盛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
式慕子淵之用形庶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
方講好於兩君適茲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欲傳
勝事用播聲詩

靈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